

人过六十,走完天干地支的各种安排,挺不易。我也不易,下过乡,扛过枪,画过舞台布景,得过展览大奖,做过军政机关的小吏,进过硕博答辩的讲堂,吃过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啃过猫耳洞的干粮,宿过珠穆朗玛营地,晒过地中海的太阳,多亏老天一路护佑,才得以峰回路转,笑对沧桑。

终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工作室,心情却难以平复下来。既不想回到从前,又不知要去哪里,日复一日,我坐在电脑前发呆。翻出几张过往的写生,百无聊赖地玩弄起来,删去那些容易感物伤怀的形象,抹掉曾经自以为是的笔触,鼠标一拖,竟拖出一个充满线条的世界。说不清这是一些什么线,也不知

道为什么喜欢这些线,只是从那时起,我就沉溺在这些宽宽窄窄、粗粗细细的水平线条之中了。

我是个幸运的人,总有只手将我一次次推上风口浪尖,又一次次拉回了港湾。

十五岁时,我随父母去了黑龙江,在老爸的逼迫下,开始习画,两年后考进部队文工团。1981年,调入军区创作组,当年完成“成名作”《战友的遗孤》,还得了个全军美展优秀奖。正是出成绩的时候,我却告别了创作员的宝座,带着老婆孩子回到上海,开始了八年的机关生涯。之后,我转业了,经历过上海美术馆、上海油画雕塑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玩过双年展、世博会、春季沙龙……还盖过三座美术馆。

画画于我,只能算业余爱好吧。因为除了在部队当创作员的那几年,我的工作只是与美术的服务和管理有关,而我敬重这些工作,又有做不好会死的毛病,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所以总是三天打

鱼两天晒网,从没进入以画谋生的状态。我没上过学,缺乏系统的训练,搞舞美时只画风景,先是喜欢列维坦,后来崇拜吴冠中。当创作员需要画人物了,就恶补了一段素描,临遍《艺用人体解剖》《星火》杂志和理查德的《油画人体技法》。走上管理岗位后,视野宽了,想法多了,却腾不出手来,很多冲动只是肚子草

稿。我的画不多,时间都被用去开会了,没办过展览,因为不好意思,也没卖过画,因为舍不得。忙忙碌碌到暮年,好不容易可以捡起画笔随心所欲了,又被“画什么、怎么画”搅得心烦意躁。

忽然想起当年拜吴殿顺老师学风景,看画时,老师总把眼睛眯成一条线:画幅不要大,跟火柴盒大小就行,三笔摆准天地物,学会把握大关系。难道这些似是而非的只剩下些线条的图像,就是老师强调的大关系?

我若有所思,如梦初醒。五十年过去了,外面早已是百态横生、万象更新,我却还在寻找大关系。

关上电脑,摊开画布,我像倒泪水似的将颜料泼



崖泉映名士,淡雅欣耕语。松下坐高士,清风自来去。岁寒松柏青,落墨半升处。何物山中喧,瀑流泻高处。陈正宏蔡宇诗 陈翔王满晟画

了上去,然后用各种工具将它们铺展开来,抽丝剥茧,小心梳理,渐渐地,画面出现了宁静的山水、氤氲的天地……一辈子都在克服引力,冲击高度,蓦然回首,原来水平这么美。时间,会扯平一切。

世上的事情既复杂又简单。你想得复杂它就复杂,你想得简单它就简单。靠得近,它就复杂,离得远,它就简单。越复杂就越渴望简单,只有经历了复杂才能学会简单。板桥有语: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原来,我入秋了。某日,在工作室里,问一旁的看官,喜不喜欢这些画。他说不喜欢,太抽象。我说我这不抽啊,你看,这里是天,这里是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那叫什么名字呢,他问。我无语,赶紧求助万能的女儿。女儿来电话了:既然不是抽象也不具象,那就叫非相吧,“若见诸相非相,便见如来”。

有人说离家有多远,爱就有多重。在外的游子总盼望回家与父母团聚,我也一样,在特别的节日里也很想念父母,总要想办法抽空回家一趟。

短暂的团聚是幸福的,但离别的日子很快就来到了眼前。母亲总是在我返城的前两天就开始在菜地里帮我准备返城的后备箱“大礼包”。由于母亲年纪大了,家里的很多田地都租出去了,只留了一块菜地种菜,母亲菜园里的品种可谓应有尽有,凡是她能想到的都要种上一点,为的就是能让我们返城时可以带一点回来尝尝。

母亲的菜园会随着季节的改变而轮流播种一些时令蔬菜。南瓜便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类,由于它的藤蔓铺开占的面积特别大,一般母亲都会把它种在菜园的角落里,以便让藤蔓爬上墙而不占地。南瓜花开的时候,金灿灿的,开得大而热烈,但花朵的质地却很细腻,仿佛上了一层金粉。除了花可食用外,它的叶子也可以制成上好的佳肴,将其洗净后用力揉,或用刀切成碎末状下锅加干辣椒爆炒,吃起来有些咯感粗糙,但很可口。

菜园里最常见的蔬菜还有番茄,青菜,胡萝卜。小时候母亲常常用胡萝卜炖骨头汤给我们喝,味正汤鲜,令大家赞不绝口,往往是今天吃了还惦记着明天能不能接着吃。

看到母亲为我准备的返城后备箱“大礼包”,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慢慢老去的母亲和母亲曾经年复一年播下希望种子的菜园,将这些蔬菜的名字串

了,然后用各种工具将它们铺展开来,抽丝剥茧,小心梳理,渐渐地,画面出现了宁静的山水、氤氲的天地……一辈子都在克服引力,冲击高度,蓦然回首,原来水平这么美。时间,会扯平一切。

世上的事情既复杂又简单。你想得复杂它就复杂,你想得简单它就简单。靠得近,它就复杂,离得远,它就简单。越复杂就越渴望简单,只有经历了复杂才能学会简单。板桥有语: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原来,我入秋了。某日,在工作室里,问一旁的看官,喜不喜欢这些画。他说不喜欢,太抽象。我说我这不抽啊,你看,这里是天,这里是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那叫什么名字呢,他问。我无语,赶紧求助万能的女儿。女儿来电话了:既然不是抽象也不具象,那就叫非相吧,“若见诸相非相,便见如来”。

有人说离家有多远,爱就有多重。在外的游子总盼望回家与父母团聚,我也一样,在特别的节日里也很想念父母,总要想办法抽空回家一趟。

短暂的团聚是幸福的,但离别的日子很快就来到了眼前。母亲总是在我返城的前两天就开始在菜地里帮我准备返城的后备箱“大礼包”。由于母亲年纪大了,家里的很多田地都租出去了,只留了一块菜地种菜,母亲菜园里的品种可谓应有尽有,凡是她能想到的都要种上一点,为的就是能让我们返城时可以带一点回来尝尝。

母亲的菜园会随着季节的改变而轮流播种一些时令蔬菜。南瓜便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类,由于它的藤蔓铺开占的面积特别大,一般母亲都会把它种在菜园的角落里,以便让藤蔓爬上墙而不占地。南瓜花开的时候,金灿灿的,开得大而热烈,但花朵的质地却很细腻,仿佛上了一层金粉。除了花可食用外,它的叶子也可以制成上好的佳肴,将其洗净后用力揉,或用刀切成碎末状下锅加干辣椒爆炒,吃起来有些咯感粗糙,但很可口。

菜园里最常见的蔬菜还有番茄,青菜,胡萝卜。小时候母亲常常用胡萝卜炖骨头汤给我们喝,味正汤鲜,令大家赞不绝口,往往是今天吃了还惦记着明天能不能接着吃。

看到母亲为我准备的返城后备箱“大礼包”,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慢慢老去的母亲和母亲曾经年复一年播下希望种子的菜园,将这些蔬菜的名字串

了,然后用各种工具将它们铺展开来,抽丝剥茧,小心梳理,渐渐地,画面出现了宁静的山水、氤氲的天地……一辈子都在克服引力,冲击高度,蓦然回首,原来水平这么美。时间,会扯平一切。

世上的事情既复杂又简单。你想得复杂它就复杂,你想得简单它就简单。靠得近,它就复杂,离得远,它就简单。越复杂就越渴望简单,只有经历了复杂才能学会简单。板桥有语: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原来,我入秋了。某日,在工作室里,问一旁的看官,喜不喜欢这些画。他说不喜欢,太抽象。我说我这不抽啊,你看,这里是天,这里是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那叫什么名字呢,他问。我无语,赶紧求助万能的女儿。女儿来电话了:既然不是抽象也不具象,那就叫非相吧,“若见诸相非相,便见如来”。

有人说离家有多远,爱就有多重。在外的游子总盼望回家与父母团聚,我也一样,在特别的节日里也很想念父母,总要想办法抽空回家一趟。

短暂的团聚是幸福的,但离别的日子很快就来到了眼前。母亲总是在我返城的前两天就开始在菜地里帮我准备返城的后备箱“大礼包”。由于母亲年纪大了,家里的很多田地都租出去了,只留了一块菜地种菜,母亲菜园里的品种可谓应有尽有,凡是她能想到的都要种上一点,为的就是能让我们返城时可以带一点回来尝尝。

母亲的菜园会随着季节的改变而轮流播种一些时令蔬菜。南瓜便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类,由于它的藤蔓铺开占的面积特别大,一般母亲都会把它种在菜园的角落里,以便让藤蔓爬上墙而不占地。南瓜花开的时候,金灿灿的,开得大而热烈,但花朵的质地却很细腻,仿佛上了一层金粉。除了花可食用外,它的叶子也可以制成上好的佳肴,将其洗净后用力揉,或用刀切成碎末状下锅加干辣椒爆炒,吃起来有些咯感粗糙,但很可口。

菜园里最常见的蔬菜还有番茄,青菜,胡萝卜。小时候母亲常常用胡萝卜炖骨头汤给我们喝,味正汤鲜,令大家赞不绝口,往往是今天吃了还惦记着明天能不能接着吃。

看到母亲为我准备的返城后备箱“大礼包”,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慢慢老去的母亲和母亲曾经年复一年播下希望种子的菜园,将这些蔬菜的名字串

了,然后用各种工具将它们铺展开来,抽丝剥茧,小心梳理,渐渐地,画面出现了宁静的山水、氤氲的天地……一辈子都在克服引力,冲击高度,蓦然回首,原来水平这么美。时间,会扯平一切。

世上的事情既复杂又简单。你想得复杂它就复杂,你想得简单它就简单。靠得近,它就复杂,离得远,它就简单。越复杂就越渴望简单,只有经历了复杂才能学会简单。板桥有语: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原来,我入秋了。某日,在工作室里,问一旁的看官,喜不喜欢这些画。他说不喜欢,太抽象。我说我这不抽啊,你看,这里是天,这里是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那叫什么名字呢,他问。我无语,赶紧求助万能的女儿。女儿来电话了:既然不是抽象也不具象,那就叫非相吧,“若见诸相非相,便见如来”。

有人说离家有多远,爱就有多重。在外的游子总盼望回家与父母团聚,我也一样,在特别的节日里也很想念父母,总要想办法抽空回家一趟。

短暂的团聚是幸福的,但离别的日子很快就来到了眼前。母亲总是在我返城的前两天就开始在菜地里帮我准备返城的后备箱“大礼包”。由于母亲年纪大了,家里的很多田地都租出去了,只留了一块菜地种菜,母亲菜园里的品种可谓应有尽有,凡是她能想到的都要种上一点,为的就是能让我们返城时可以带一点回来尝尝。

母亲的菜园会随着季节的改变而轮流播种一些时令蔬菜。南瓜便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类,由于它的藤蔓铺开占的面积特别大,一般母亲都会把它种在菜园的角落里,以便让藤蔓爬上墙而不占地。南瓜花开的时候,金灿灿的,开得大而热烈,但花朵的质地却很细腻,仿佛上了一层金粉。除了花可食用外,它的叶子也可以制成上好的佳肴,将其洗净后用力揉,或用刀切成碎末状下锅加干辣椒爆炒,吃起来有些咯感粗糙,但很可口。

菜园里最常见的蔬菜还有番茄,青菜,胡萝卜。小时候母亲常常用胡萝卜炖骨头汤给我们喝,味正汤鲜,令大家赞不绝口,往往是今天吃了还惦记着明天能不能接着吃。

看到母亲为我准备的返城后备箱“大礼包”,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慢慢老去的母亲和母亲曾经年复一年播下希望种子的菜园,将这些蔬菜的名字串

了,然后用各种工具将它们铺展开来,抽丝剥茧,小心梳理,渐渐地,画面出现了宁静的山水、氤氲的天地……一辈子都在克服引力,冲击高度,蓦然回首,原来水平这么美。时间,会扯平一切。

世上的事情既复杂又简单。你想得复杂它就复杂,你想得简单它就简单。靠得近,它就复杂,离得远,它就简单。越复杂就越渴望简单,只有经历了复杂才能学会简单。板桥有语: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大漠黄沙,刀光剑影,义重情深。五一节之际,京剧《新龙门客栈》在上海大剧院连演两场,曲折的故事、精湛的表演和新颖的舞台布景构成一台华美大戏。剧场里经久不息的掌声昭示着,京剧这种传统艺术样式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中依然具有摄人心魄的魅力。细心的观众发现,这部剧作的题名书法与标识篆刻由陆康先生创作,为整体效果呈现增添了古雅宏博之气。

### 艺术一家

京剧《新龙门客栈》创作历时五个月,故事改编自同名电影。作家胡建君受邀参与推介工作,推崇作品中蕴含的侠义精神,她撰写了宣传册上的主打文章《衣上征尘杂酒痕》。在距离首演不足二十天,胡建君提出,海报上的剧名用电脑字体显得清汤寡水,与作品的艺术品位不太相称,最好能请名家来写。于是,受剧组委托,她向海上著名书法篆刻家陆康请求题写剧名。

得知剧组心愿和剧情的介绍后,陆康先生以行书题写了三件“新龙门客栈”。在他看来,字体选择应该与所处的场景风格匹配,剧中的塞外关口、豪情高义带给人洒脱的感觉,与行书不拘一格的气质正相契合。陆康先生书法四体皆擅,尤以清新而富有装饰意味的隶书见长。从选用的题字看,以中锋运笔为主,“新”和“栈”兼含侧锋,显出隶书的笔意,开合有度,随性快意。

中青年实力派京剧演员史依弘领衔主演,她以这部具有传播效应的新剧来吸引年轻观众,传播推广京剧艺术。陆康先生为她和团队刻制圆形朱文印“弘”,借鉴了剧中人物的水袖和身段,静中寓动,飞扬曼妙。尽管时间紧张,创作团队还是把“新龙门客栈”书法和“弘”字篆刻用于现场布景及海报。

胡建君和学生依托陆康书法篆刻展开设计,定制铜镇尺、包装筒、贴纸,作为演出的衍生礼品。镇尺造型简洁,镌刻在上面的文字和印章韵味隽永,诚为文房雅物。这也是陆康先生所乐见的。他一直倡导书法篆刻融入生活,曾与照明企业合作,把十二生肖篆刻制成创意壁灯。2017年在上海大学举办个人作品展时,陆康先生拿出了手工竹帘书法、竹刻、铜尺、瓷瓶、瓷盘、笔筒、扇骨、紫砂壶、水洗等综合艺术作品,广受赞誉。可以说,此次书法篆刻与京剧联姻的尝试,艺术样式的跨界融合,助力了京剧《新龙门客栈》的大成功。

陆康先生为创作两件书法篆刻作品动了很多心思,却坚持不收润金。他说,书法篆刻给京剧带去新元素,同时借助演出的平台得到更广泛传播,让更多的人爱上京剧、爱上书法篆刻,这是一件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的好事。在《新龙门客栈》中,周淮安、金镶玉、邱莫言经历了爱情与金钱的纠缠,但为救护忠烈遗孤,毅然将一切割舍,乃至以性命相托,浩然正气在天地间回荡。陆康先生援手相助的慷慨与淡然,亦是全剧二字主题的写照——情义。



## 若见诸相非相

李向阳

人过六十,走完天干地支的各种安排,挺不易。我也不易,下过乡,扛过枪,画过舞台布景,得过展览大奖,做过军政机关的小吏,进过硕博答辩的讲堂,吃过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啃过猫耳洞的干粮,宿过珠穆朗玛营地,晒过地中海的太阳,多亏老天一路护佑,才得以峰回路转,笑对沧桑。

终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工作室,心情却难以平复下来。既不想回到从前,又不知要去哪里,日复一日,我坐在电脑前发呆。翻出几张过往的写生,百无聊赖地玩弄起来,删去那些容易感物伤怀的形象,抹掉曾经自以为是的笔触,鼠标一拖,竟拖出一个充满线条的世界。说不清这是一些什么线,也不知

道为什么喜欢这些线,只是从那时起,我就沉溺在这些宽宽窄窄、粗粗细细的水平线条之中了。

我是个幸运的人,总有只手将我一次次推上风口浪尖,又一次次拉回了港湾。

十五岁时,我随父母去了黑龙江,在老爸的逼迫下,开始习画,两年后考进部队文工团。1981年,调入军区创作组,当年完成“成名作”《战友的遗孤》,还得了个全军美展优秀奖。正是出成绩的时候,我却告别了创作员的宝座,带着老婆孩子回到上海,开始了八年的机关生涯。之后,我转业了,经历过上海美术馆、上海油画雕塑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玩过双年展、世博会、春季沙龙……还盖过三座美术馆。

画画于我,只能算业余爱好吧。因为除了在部队当创作员的那几年,我的工作只是与美术的服务和管理有关,而我敬重这些工作,又有做不好会死的毛病,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所以总是三天打

鱼两天晒网,从没进入以画谋生的状态。我没上过学,缺乏系统的训练,搞舞美时只画风景,先是喜欢列维坦,后来崇拜吴冠中。当创作员需要画人物了,就恶补了一段素描,临遍《艺用人体解剖》《星火》杂志和理查德的《油画人体技法》。走上管理岗位后,视野宽了,想法多了,却腾不出手来,很多冲动只是肚子草

稿。我的画不多,时间都被用去开会了,没办过展览,因为不好意思,也没卖过画,因为舍不得。忙忙碌碌到暮年,好不容易可以捡起画笔随心所欲了,又被“画什么、怎么画”搅得心烦意躁。

忽然想起当年拜吴殿顺老师学风景,看画时,老师总把眼睛眯成一条线:画幅不要大,跟火柴盒大小就行,三笔摆准天地物,学会把握大关系。难道这些似是而非的只剩下些线条的图像,就是老师强调的大关系?

我若有所思,如梦初醒。五十年过去了,外面早已是百态横生、万象更新,我却还在寻找大关系。

关上电脑,摊开画布,我像倒泪水似的将颜料泼

## 你该知道我曾因你动情

梁永安

某日去上海公安徐汇分局,担任辩论赛决赛的点评人。辩论很精彩,来自年轻的警察有真切的执法体验,讲起来生动感人。比赛结束后,现场给一位女警察颁发荣誉证书,表彰她支持丈夫远赴外地工作,独自一人支撑起养老抚幼的重担。她发言时数度落泪,直言生活不易,全场为之动容。

离开会场,出门看见上海体育场旁的49路公交车,想起它要经过东平路,不禁心头一热,很久没去,赶紧去看一看。

在东平路附近下车,展目一望,很多店铺都关了。最挂心的滴水洞湘菜馆,沉默着像一条干涸的鱼。静静看着它,在这里送别过毕业的研究生,接待过国外来的访客,招待过各路朋友。这房子很老,木门木梯木窗,窗外是一株老槐树。它就这样消失了,时光仿佛余音袅袅的空壳。

斜对面的“GREEN & SAFE”还在,问

服务员,这家店是不是会长久开下去?她笑了笑,说“可能吧”。心头一松。

菜来齐了,服务员还端来了装在杯子里的

蜡烛,微微的暖光拽动着记忆。蓦然想起芥川龙之介所说:“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此时此刻,芥川的话格外透心,它翻动着生活的书页,时间翻来覆去地闪现,仿佛小提琴手久久不能演奏的试音。波德莱尔写过什么?也许让芥川龙之介感怀的是这一段:

也许你我终将行踪不明,但是你该知道我曾因你动情。不要把一个阶段幻想得很好,而又去幻想等待后的结果。那样的生活只会充满依赖,我的心思不为谁而停留,而心总要为谁而跳动。

这来自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它写出了时光终将逝去,但并不追惜;它写出了爱情的迷幻,又无比清醒;它过滤了生命所有的期许,却仍然手抚胸口深情地等待。

珠联璧合,桥桥有料,要么诉说着巴黎的历史,要么炫耀着巴黎的富有辉煌,要么展示着巴黎的精美艺术,要么讲述着人民的喜乐哀乐。

我们的苏州河,从北新泾至黄浦江,也现存有28座桥,这些大大小小新新旧旧的28座桥也见证了上海城市的发展,为上海的兴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几乎每座桥梁也都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遗憾的是,如今说起它们,我们除了知道它们是以各自连通的路名比如乍浦路、四川路、河南路等命名之外,似乎领略不到它们除此以外,与周边任何景观的勾连和风情,较多的是联想到那首存在于几代人记忆中的童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外白渡桥倒是整天的热热闹闹。除了川流不息的车流外,络绎不绝的是在此借景拍摄婚纱照的青年男女们。他们旁若无人,在摄影师指挥下尽情展现自己的万种风情,这时的他们看上去个个青春靓丽,容光焕发,都像会表演的明星。

## 一曲母亲河

黄嘉宇

我在上海大厦上班,我的办公室又正面朝向外滩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汇处,每天推开窗户并不需要远眺,黄浦江、外白渡桥、苏州河都在我面前呈上字形展开。日出日落,栉风沐雨,上海大厦和它们都是搬不走的邻居。为此,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幸运:无需一千次的回眸,就已换得今生在它们面前的驻足停留。

从我办公室看去,作为母亲(河)的黄浦江总是热闹的,这里不管你来自天南海北,没有地域的界限,这里也不管你来自境内域外,没有语言的障碍。来者是客,黄浦江永远以它那宽阔的胸怀,拥抱所有的客人。而它对面万国建筑群的那一侧则相对冷清了些,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偶尔驻足拍照的人外,人们大多步履匆匆,贴墙而过,一副心若旁鹜、公务不举的模样,成了白领蓝领一族的过境之地。所以从这种状态上讲,万国建筑群外观纵然再吸引人,但它们毕竟还只适合远观,不宜亲近,它们庄严、沉静地矗立在那里,让人感到莫名的敬畏。

相较而言,苏州河则显出了几分落寞,似被什么施了魔法似的,喧闹涌动的人群经外白渡桥度过苏州

河来到桥的北端便会戛然而止,既不会进一步北上,也很少有左拐进入沿河的内河。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因为沿这条路一路向西的话,经上海大厦正门而过,不仅有着坐落在四川路桥北堍的有着近94年历史的欧洲折衷主义建

筑风格的上海邮政大厦,也不缺像新落成的由全球领先的酒店建筑设计事务所奉献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五星酒店及艺术与时尚相结合的建筑风景。据我思忖,或由于苏州河面的缺少生趣,北苏州路本身的局促逼仄,使得人们除将其作为一条穿梭而过的通道外,无法也无意在此驻足久留。

说起城市的内河,不免让人联想到巴黎的塞纳河。一条塞纳河把首都巴黎分成左岸和右岸两大部分。它从容而平静地把这个城市左右两岸一切与文化、政治、经济和权力的象征等有关元素环绕,勾连起来。河上共有36座,建造于年代不同,建筑式样各异的桥。桥与河

珠联璧合,桥桥有料,要么诉说着巴黎的历史,要么炫耀着巴黎的富有辉煌,要么展示着巴黎的精美艺术,要么讲述着人民的喜乐哀乐。

我们的苏州河,从北新泾至黄浦江,也现存有28座桥,这些大大小小新新旧旧的28座桥也见证了上海城市的发展,为上海的兴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几乎每座桥梁也都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遗憾的是,如今说起它们,我们除了知道它们是以各自连通的路名比如乍浦路、四川路、河南路等命名之外,似乎领略不到它们除此以外,与周边任何景观的勾连和风情,较多的是联想到那首存在于几代人记忆中的童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外白渡桥倒是整天的热热闹闹。除了川流不息的车流外,络绎不绝的是在此借景拍摄婚纱照的青年男女们。他们旁若无人,在摄影师指挥下尽情展现自己的万种风情,这时的他们看上去个个青春靓丽,容光焕发,都像会表演的明星。

得天独厚的办公环境,让我日日领略不尽外滩这一隅之地的风情,日久难免生情,不仅没有熟视无睹的漠然,而是爱之逾深的絮叨,我愿它们越来越好!

有人说离家有多远,爱就有多重。在外的游子总盼望回家与父母团聚,我也一样,在特别的节日里也很想念父母,总要想办法抽空回家一趟。

短暂的团聚是幸福的,但离别的日子很快就来到了眼前。母亲总是在我返城的前两天就开始在菜地里帮我准备返城的后备箱“大礼包”。由于母亲年纪大了,家里的很多田地都租出去了,只留了一块菜地种菜,母亲菜园里的品种可谓应有尽有,凡是她能想到的都要种上一点,为的就是能让我们返城时可以带一点回来尝尝。

母亲的菜园会随着季节的改变而轮流播种一些时令蔬菜。南瓜便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类,由于它的藤蔓铺开占的面积特别大,一般母亲都会把它种在菜园的角落里,以便让藤蔓爬上墙而不占地。南瓜花开的时候,金灿灿的,开得大而热烈,但花朵的质地却很细腻,仿佛上了一层金粉。除了花可食用外,它的叶子也可以制成上好的佳肴,将其洗净后用力揉,或用刀切成碎末状下锅加干辣椒爆炒,吃起来有些咯感粗糙,但很可口。

菜园里最常见的蔬菜还有番茄,青菜,胡萝卜。小时候母亲常常用胡萝卜炖骨头汤给我们喝,味正汤鲜,令大家赞不绝口,往往是今天吃了还惦记着明天能不能接着吃。

看到母亲为我准备的返城后备箱“大礼包”,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慢慢老去的母亲和母亲曾经年复一年播下希望种子的菜园,将这些蔬菜的名字串

了,然后用各种工具将它们铺展开来,抽丝剥茧,小心梳理,渐渐地,画面出现了宁静的山水、氤氲的天地……一辈子都在克服引力,冲击高度,蓦然回首,原来水平这么美。时间,会扯平一切。

世上的事情既复杂又简单。你想得复杂它就复杂,你想得简单它就简单。靠得近,它就复杂,离得远,它就简单。越复杂就越渴望简单,只有经历了复杂才能学会简单。板桥有语: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谁言寸草心(篆刻) 吴天祥

## “妈妈牌”后备箱

龚德位

有人说离家有多远,爱就有多重。在外的游子总盼望回家与父母团聚,我也一样,在特别的节日里也很想念父母,总要想办法抽空回家一趟。

短暂的团聚是幸福的,但离别的日子很快就来到了眼前。母亲总是在我返城的前两天就开始在菜地里帮我准备返城的后备箱“大礼包”。由于母亲年纪大了,家里的很多田地都租出去了,只留了一块菜地种菜,母亲菜园里的品种可谓应有尽有,凡是她能想到的都要种上一点,为的就是能让我们返城时可以带一点回来尝尝。

母亲的菜园会随着季节的改变而轮流播种一些时令蔬菜。南瓜便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类,由于它的藤蔓铺开占的面积特别大,一般母亲都会把它种在菜园的角落里,以便让藤蔓爬上墙而不占地。南瓜花开的时候,金灿灿的,开得大而热烈,但花朵的质地却很细腻,仿佛上了一层金粉。除了花可食用外,它的叶子也可以制成上好的佳肴,将其洗净后用力揉,或用刀切成碎末状下锅加干辣椒爆炒,吃起来有些咯感粗糙,但很可口。

菜园里最常见的蔬菜还有番茄,青菜,胡萝卜。小时候母亲常常用胡萝卜炖骨头汤给我们喝,味正汤鲜,令大家赞不绝口,往往是今天吃了还惦记着明天能不能接着吃。

看到母亲为我准备的返城后备箱“大礼包”,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慢慢老去的母亲和母亲曾经年复一年播下希望种子的菜园,将这些蔬菜的名字串

了,然后用各种工具将它们铺展开来,抽丝剥茧,小心梳理,渐渐地,画面出现了宁静的山水、氤氲的天地……一辈子都在克服引力,冲击高度,蓦然回首,原来水平这么美。时间,会扯平一切。

世上的事情既复杂又简单。你想得复杂它就复杂,你想得简单它就简单。靠得近,它就复杂,离得远,它就简单。越复杂就越渴望简单,只有经历了复杂才能学会简单。板桥有语: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有人说离家有多远,爱就有多重。在外的游子总盼望回家与父母团聚,我也一样,在特别的节日里也很想念父母,总要想办法抽空回家一趟。

短暂的团聚是幸福的,但离别的日子很快就来到了眼前。母亲总是在我返城的前两天就开始在菜地里帮我准备返城的后备箱“大礼包”。由于母亲年纪大了,家里的很多田地都租出去了,只留了一块菜地种菜,母亲菜园里的品种可谓应有尽有,凡是她能想到的都要种上一点,为的就是能让我们返城时可以带一点回来尝尝。

母亲的菜园会随着季节的改变而轮流播种一些时令蔬菜。南瓜便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类,由于它的藤蔓铺开占的面积特别大,一般母亲都会把它种在菜园的角落里,以便让藤蔓爬上墙而不占地。南瓜花开的时候,金灿灿的,开得大而热烈,但花朵的质地却很细腻,仿佛上了一层金粉。除了花可食用外,它的叶子也可以制成上好的佳肴,将其洗净后用力揉,或用刀切成碎末状下锅加干辣椒爆炒,吃起来有些咯感粗糙,但很可口。

菜园里最常见的蔬菜还有番茄,青菜,胡萝卜。小时候母亲常常用胡萝卜炖骨头汤给我们喝,味正汤鲜,令大家赞不绝口,往往是今天吃了还惦记着明天能不能接着吃。

看到母亲为我准备的返城后备箱“大礼包”,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慢慢老去的母亲和母亲曾经年复一年播下希望种子的菜园,将这些蔬菜的名字串

了,然后用各种工具将它们铺展开来,抽丝剥茧,小心梳理,渐渐地,画面出现了宁静的山水、氤氲的天地……一辈子都在克服引力,冲击高度,蓦然回首,原来水平这么美。时间,会扯平一切。

世上的事情既复杂又简单。你想得复杂它就复杂,你想得简单它就简单。靠得近,它就复杂,离得远,它就简单。越复杂就越渴望简单,只有经历了复杂才能学会简单。板桥有语: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有人说离家有多远,爱就有多重。在外的游子总盼望回家与父母团聚,我也一样,在特别的节日里也很想念父母,总要想办法抽空回家一趟。

短暂的团聚是幸福的,但离别的日子很快就来到了眼前。母亲总是在我返城的前两天就开始在菜地里帮我准备返城的后备箱“大礼包”。由于母亲年纪大了,家里的很多田地都租出去了,只留了一块菜地种菜,母亲菜园里的品种可谓应有尽有,凡是她能想到的都要种上一点,为的就是能让我们返城时可以带一点回来尝尝。

母亲的菜园会随着季节的改变而轮流播种一些时令蔬菜。南瓜便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类,由于它的藤蔓铺开占的面积特别大,一般母亲都会把它种在菜园的角落里,以便让藤蔓爬上墙而不占地。南瓜花开的时候,金灿灿的,开得大而热烈,但花朵的质地却很细腻,仿佛上了一层金粉。除了花可食用外,它的叶子也可以制成上好的佳肴,将其洗净后用力揉,或用刀切成碎末状下锅加干辣椒爆炒,吃起来有些咯感粗糙,但很可口。

菜园里最常见的蔬菜还有番茄,青菜,胡萝卜。小时候母亲常常用胡萝卜炖骨头汤给我们喝,味正汤鲜,令大家赞不绝口,往往是今天吃了还惦记着明天能不能接着吃。

看到母亲为我准备的返城后备箱“大礼包”,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慢慢老去的母亲和母亲曾经年复一年播下希望种子的菜园,将这些蔬菜的名字串

了,然后用各种工具将它们铺展开来,抽丝剥茧,小心梳理,渐渐地,画面出现了宁静的山水、氤氲的天地……一辈子都在克服引力,冲击高度,蓦然回首,原来水平这么美。时间,会扯平一切。

世上的事情既复杂又简单。你想得复杂它就复杂,你想得简单它就简单。靠得近,它就复杂,离得远,它就简单。越复杂就越渴望简单,只有经历了复杂才能学会简单。板桥有语: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有人说离家有多远,爱就有多重。在外的游子总盼望回家与父母团聚,我也一样,在特别的节日里也很想念